

专题

◀ (上接 3 版)

学术上的了解,而且对我们了解盗墓和考古的关系也有很大帮助。

每天电视都在广告保护动物,“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”,我就发明了一句这样的广告词:没有买卖就没有盗墓。文物和动物一样值得保护。

方法、结构与思想

罗泰 (Lothar von Falkenhausen,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教授,英译者之一):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子弹库帛书,但我对李零这几十年甚至半辈子以上的时间,对子弹库帛书花的大工夫,还是比较熟悉。我非常佩服他的工作。

我其实也在很小的规模上参与过这个工作。去年,我把李零大作的第一部,翻译成了英语,现在期待着英语的版本能够早日出版。出版后,我希望全世界的学术界能够逐渐明白子弹库帛书的重要性,而且能够重视它对于中国文化和考古的重大价值。我现在一直在想,子弹库帛书在美国藏了 70 多年,在美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,美国的观众也几乎没有看到过它,而且美国学术界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懂得、更不要说处理这方面的材料。

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希望,希望子弹库帛书能够尽早回到中国。最好,美方现在的所有者能够送给中国,不要卖给中国。文物不是能用钱买卖的。

夏德安 (Donald Harper,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教授,英

译者之一):《子弹库帛书》的出版,是一个在学术界、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上都极为重要的事件。

我第一次接触楚帛书是在 2007 年。2011 年经来国龙教授牵线,与柯强的家人取得联系。2012 年,柯强孙女将所有的文件捐献给芝加哥图书馆。直到 2014 年,还一直有关于子弹库帛书的新资料出现。从 2014 年到现在,则没有更多的新资料出现。

苏芳淑 (Jenny F. So,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史系教授, 楚帛书残片揭剥工作推动者之一):我感到后悔的是,2001 年,我离开了弗利尔-赛克勒美术馆,此后就没能继续支持和促进李零的研究。希望技术继续进步,让李零,也让我们终能看到,这些折叠的帛书里到底是什么内容。

我有幸见证这一中国古代学术文献的历史性时刻。我和李零的友谊是同他的子弹库帛书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。他和我都是在 1990 年来到史密森学会的弗利尔-赛克勒美术馆,第一次见到了楚帛书。三年后,也即 1993 年,他离开华盛顿之际,我协助他把楚帛书研究报告翻译成了英语。25 年后的今天,我意识到当年他在报告里的话是当真的,在楚帛书研究这件事情上,他说要“死马当作活马医”。今天,马真的活了!

我希望李零那么殚精竭虑、努力澄清这段发现、流转的历史,强调子弹库帛书的重要性,最终会带来另一个奇迹——这件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无价之宝的回归。

唐晓峰 (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):刚才李零说,他是最早来博物馆见楚帛书的两个人之一。而我就是那之后找李零玩的人,顺便见到了楚帛书,但我的印象是这个东西太难整理了。那时候李零拿



柯强,1993 年夏

一张纸,反复揣摩叠的方式,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叠好。

和李零在一块儿玩的时候,是 1980 年代初,我们聊这聊那,聊改革,聊文学,都是一起关心的,所以他怎么“偷偷”写出这么一个东西,是让大家非常吃惊的事情。1980 年代初,他曾经非常严肃认真地通读马克思主义的书,也谈理念。他涉足的领域很广,后来做的那些,一样是他开展系统研究的方式。

过去我们研究《山海经》的时候,只挑实际的东西,是李零让那些东西活起来——他带了风气,研究思想史。那些东西活起来之后,才能真正理解那个时代。像中国古代宇宙模式,这些都是思想史里面非常基本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再来读《山海经》的时候,会忽然发现里面有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:《山海经》所要展现的世界,全部它所理解的世界。这是比较重要的学术推动。

朱凤瀚 (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):李零的研究非常重视的,不单是流转情况,还有出土情况。他对几次原始的记录,包括 1973 年的,都做了研究。我觉得试图把一件不是考古发掘的东西,尽量恢复到环境里面去,是非常必要的。

总的来讲,对楚帛书这样很具体的一个文字资料,虽然有持续不断的 30 年的研究,但



柯强立于盗墓现场



柯强获自长沙的文物。1939 年 3 月 26 日—5 月 7 日柯强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长沙出土文物展。



猷司康公寓,1945 年柯强来沪所寓。今淮海中路 1202-1218 号。

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。我们做学问,应该是不断自我提升、更新,不断自我否定。看看李零这部书的研究过程,一直到现在,都还有不断的自我否定,说明他也有他的一个过程。

通过楚帛书做学术研究,对年轻人特别有好处,因为这项研究完全是典范,并且能培养在学术方法上与时俱进的态度。

徐天进 (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):李零老师虽然不做考古,但是他对材料的重视、对细节的在意恰是我们考古人所缺的。书里专门有一节,讲注录应该怎么来做。我们是编考古报告的,看完以后都很惭愧。他讲的是缣帛古书的注录,并且提了很多很具体的建议。好

的考古报告,是给读者提供方便,提供客观、详实、准确的信息。尽管我们现在报告越来越大,似乎跟原来比进步已经很大了,但是按李老师的要求,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,尤其是很多细节还远远不够。

像这次这本书里面,帛书流转的过程,看上去跟帛书研究本身关联性并不大,按过去传统的方法看,我只考虑帛书就好。但是恰恰整个过程,也是学术研究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。就跟我们看考古报告,不同历史时期的报告,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样。如果我们对时代大背景不了解,我们看报告的时候,体会也不深。所以大的时代背景,应该构成我们学术研究里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。



拉都路明霞村五号,蔡季襄在上海住过 7 年的地方。今襄阳南路 100 弄。



吴宫大酒店,1946 年蔡季襄来沪所寓。